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綠牡丹 第八回 義僕代主友捉奸

話說王倫又出令，說道：“田心合為思，法聰問張生：君瑞何處往？書房害相思。”賀世賴道：“禾日合為香，夫人問紅娘：鶯鶯何處去？花園降夜香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女幹合為奸，楊雄問時遷：石秀何處去？後房去捉奸。”又到任正千面前，任正千道：“愚兄還算輸。”又飲三大杯。駱宏勛道：“飲酒行令，原是大家同飲。既是任大哥不知文墨，再行字令就覺不雅了。”王倫同賀世賴見兩令不能贏駱宏勛，心中亦要改令，將計就計，說道：“駱賢弟之言有理！既是任大哥不擅文墨，我們也不行別令，揀極容易的玩吧，猜拳如何？”駱宏勛道：“這好。”於是挨次出拳，輪流猜去。看官，賀世賴、王倫二人是有暗計的，做十回，就要贏任、駱八回。三回五轉，天約起更，就把任正千、駱宏勛吃得爛醉如泥，還勉強應酬。賀世賴使個眼色，王倫會意，亦假醉起來，伏桌而臥。賀世賴也伏桌而臥。任正千、駱宏勛早已支撐不住，因有客在坐，不得不勉強勸飲，及見王、賀二人俱睡，也就由不得自己，將頭一低，盡皆睡著了。賀世賴耳邊听得鼾聲如雷，又听不見他二人說話，知是睡了。將頭一抬，看見任正千頭擱在桌邊睡著，駱宏勛背靠椅而臥。即站起身來，走出廳房，見門外站立著四個管家，伺候奉酒遞茶。賀世賴道：“你們這些痴子，還在這裏站著做什麼，放著那廂房裏不去？趕早吃杯酒去。”管家道：“那廂房裏款待王大爺跟來的人，吃酒的人多著呢。祇恐大爺呼喚，不敢遠離。”賀世賴道：“痴子，你看主客俱醉，皆已睡著，大約三更天方得醒來。如此光景，有那個喚你們？祇管放心去吃酒，有我在。他們著睡醒了，我即來喚你們。”三四個家人聞得賀世賴如此說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“多謝賀老爺！”一陣風的去了。賀世賴將管家支去，便悄悄徑直走進後邊，直到賀氏住房，竟無一人，心中歡喜。走進門來，見妹子一人，對燈而坐。賀世賴問道：“丫鬟們那裏去了？”賀氏道：“你先叫我將他們打發開去，我今叫他們各自睡去了。”賀世賴道：“這好。”一溜煙走出來，看任、駱正在睡著，將王倫捏了一把。王倫抬頭一看，賀世賴將手一招，王倫跟著就走，往裏邊行來。到了賀氏住房門首，賀世賴道：“大爺請進去，門下在二門等候，以速為妙，後會有期。”說罷，賀世賴出二門，廳後站立，以觀風聲。且講王倫走進賀氏之房，賀氏站起身來，面帶笑容道：“請坐！”王倫在燈下觀見賀氏容貌，比桃花塢會見之時更俏十分，欲火那裏按捺得住。雙手將賀氏抱起來，進得紅紗帳中，寬衣解帶，這且不言。

且說余謙自知王倫、賀世賴來任大爺家吃酒，自有任府家人伺候；他乃是駱府家人，客居於此，無他甚事，遂自往街市上遊玩。那余謙雖係駱府家人，頗有英名，無人不交接他，一見如故。此日，自往街上遊玩，遂三三兩兩留他飲酒。擾過這一班纔散，又有那一班，一直飲了一日，到更深天氣方纔回來。東倒西歪，行到門首，任府門上人說道：“余大叔回來了！”余謙道聲：“有偏，得罪了！”看見門首兩乘轎子還在，問道：“酒席還未散麼？”門上人回道：“還未散哩。”余謙走上客廳一看，任大爺、駱大爺俱在睡，看王倫、賀世賴又不在席上。余謙道：“是了，想必是王倫要大解，不知道茅廁，賀世賴領他去了。我莫管他閑事，且往後邊睡去。”下得廳房，高一腳低一腳，一直奔後邊來。行到二門，賀世賴遠遠望見余謙，連忙躲在一邊，讓他過去。

事當湊巧，駱宏勛住的是任正千的後層房子，後邊去，必走任正千的住房而過。今日走到賀氏住房，正當二人雲雨之時，不能自禁，呼吸之聲聞於室外。余謙雖醉，心中明白，聞得此聲乃淫欲之聲。抬頭一看，房內並無燈光，自說道：“我方纔從廳上而來，看見大爺、任大爺盡在睡鄉，何人在內調戲？且住，任大爺尚未進房，並不該熄了燈火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自言自語，左思右想，想了一會，忽然想起賀世賴、王倫二人俱不在席上，說：“是了！王倫原是人面獸心，賀世賴乃見財如命，一定是王倫許他些財帛，賀世賴代妹牽馬，將二位爺灌醉，又將家人支開，他就引王倫進房，與他的妹子玩耍。不料我余謙進來，待我打開房門，進去捉奸。看這個匹夫逃往那裏去！”又想到：“做事不可魯莽，進去有人是好，倘若無人，為禍非小！盡他怎麼，非我駱家之事，管他作甚！”纔往後走幾步，又停步想道：“任大爺與我大爺如同胞骨肉之交，且平昔待我實是有禮，一旦有事，置之不管，乃無情之人也。”抬頭一望，房內並無燈火。復思量一會：“待我回至客廳，將大爺、任大爺喚醒，叫他們自進房來，有人無人，不干我事。”舉步又往前走了幾步，又停住想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，等我回到客廳，我素知任大爺睡覺如泥，及至叫醒他們，這奸夫淫婦好事已完，開門逃走。俗語說得好：‘撒手不為奸。’任大爺進來，見房內無人，道我余謙無故誣他妻子為非，我家大爺再責我酒後妄為，叫我有口難分。”仍返回到賀氏房門口站住。

且說王倫是個色中餓鬼，賀氏是個淫婦班頭，意憐情濃，不能自禁，忘其奸偷之為，不覺淫聲出於戶外。那賀世賴在二門，觀見余謙東倒西歪而來，將身躲在一邊，讓他過去，還當他吃醉了，往後邊睡去。不意他到了賀氏房門前站著，不解他是何意思。說道：“爹爹媽媽！但願你這個時候且莫開門出來，撞著這太歲纔好。”

且說余謙站在賀氏房門口想道：“我且在此等著他，看你奸夫往那裏逃走？待任大爺酒醒，自然進來，好不妥當！”抬頭看見廊檐下有張椅子，用手拿了放在賀氏房門外正中，自己坐下，遂大叫一聲：“我看你奸夫往那裏走！”這一聲大叫，嚇得房內床帳亂響，二門後“噯呀”一聲。正是：淫蕩子女驚碎膽，觀風男子暗落魄。畢竟不知房內因何亂響？二門後因何“噯呀”？且听下回分解。